

蜜

月

纪. 学 著

行

动

蜜月行动

纪 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密 月 行 动
纪 学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华利国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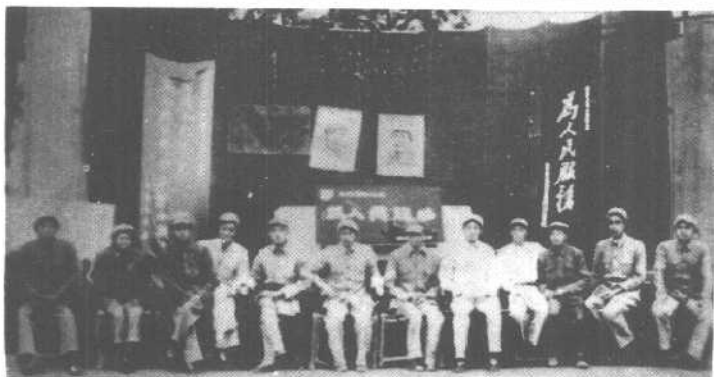
78.7×96.5 1/32 6印张 1插页 81千字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定价1.60元



上图：投入人民军队后的黄幼衡和颜竞愚。

右图：当时《冀鲁豫日报》对起义和整编的报道。

下图：1948年9月特务营整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支队。图为支队成立大会部分下部合影。左一为张杰，左二为颜竞愚，左三为黄幼衡。





上图：黄幼衡和
颜竞愚1982年摄于昆
明。



左图：三十八年
后的重逢。从右至左：
张杰、黄幼衡、颜竞
愚、安景修。

序

纪学同志告诉我，他写了一本记叙国民党军队整编八十三师特务营于1948年起义的故事，名字叫《蜜月行动》，要我为它写个序。

写什么呢？我想了很久。

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中，确实有许多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毅然掉转枪口，走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他们或者因为兵临城下，放下屠杀过人民的武器；或者因为不满腐败的统治，抛弃黑暗走向光明；或者因为正义的召唤，投向真理的一边……所有这些，都受

到了我军的热诚欢迎；起义的官兵们，也在为人民解放事业的拚杀中，起到了一份积极的作用。《蜜月行动》中所写的特务营起义，则是几位爱国的知识青年军官，在抗战胜利后不满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自发奔到解放区的。他们的举动，直到今天还可以给人这样的启示：一个爱国者，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决定自己的行动。

纪学同志长期在报社做编辑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等作品，还帮助有的老同志整理过一些革命回忆录和纪念文章，表现了勤奋和刻苦的精神。我希望他以后继续努力，不断进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序吧。

1987年9月

朴石

MIYUE
XING
DONG

目 录

序..... 杨得志

男子汉王国里，来了一个 美丽的少女.....	1
鲜红的囍字下，站着心事 重重的新郎新娘.....	10
他没有想到，假逃跑引出 真逃跑.....	21
洞房花烛夜，忆起当初巧 遇时.....	33
一位不速之客前来祝贺新 婚.....	44

平静又不平静的下午.....	55
请者有意，吃者无情的宴 席.....	66
台上台下，都是在演戏.....	78
煤油灯光照着五个人影.....	90
深夜，新房里传出悲痛的 哭声.....	103
天上的星，亮晶晶.....	113
金凤子，开红花，不知落 在哪一家.....	125
带着新娘的战备行军演习.....	135
在接头的地方，响起了枪 声.....	150
他大声地宣布：从现在开 始.....	160
蜜月呵，蜜月.....	170
 附 记	181

男子汉王国里 来了一个 美丽的少女

到处是黄色单调的军衣，到处是黝黑汗流的面孔，到处是警惕专注的眼睛，再加上一支支闪着烤蓝幽光的钢枪，一柄柄白光灼灼的刺刀，一门门灰黑色的大炮，构成了令人感到阴森和恐怖的氛围。这里，是一个男子汉的王国，从事着一种特殊而残酷的职业。

就在这样的地方，突然走来一个娉娉婷婷的十二岁的美丽少女，不啻是骆驼阵里闯进一头娇柔温顺的小绵羊，鹰群里飞来一只纯洁妩媚的白天鹅，格外显眼，格外惹人注目。怪不得那一双双馋猫似的眼睛，如同闻到了鱼腥味，射出贪婪的目光，绕着她滴溜溜转来转去，总想多看上几眼。

“这女的是谁呀？”一个年少的士兵问。

“不认识？黄营长的未婚妻。”另一个年长的士兵回答说。

“还没有结婚呀？”

“这不就是来结婚的嘛！”年长的士兵看着少女，用舌尖舔舔干裂的嘴唇，使劲咽下一口唾沫，拉着长腔说，“要当太太了。”

“好一个摩登的洋太太！”年少的士兵说着，不愿把眼光移开。

她真的太漂亮了。修长苗条的身体，紧裹在一件鲜艳的缎子单旗袍里，把全身勾勒得线条分明，更显得亭亭玉立。一头浓浓的乌云似的黑发，新近才烫过，舒展自如，似微风中不停涌动的起伏的波浪。瓜子型的脸上，两道弯弯的柳叶眉下，卧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眸子，光闪闪，水灵灵，让人想到夜空的星星，碧澄的湖水。娇嫩的脸蛋上，透出淡淡

的苹果色的红润，玉石般的牙齿，薄薄的嘴唇，嘴角微微向上挑起，总象绽着笑容。她挺起丰满的胸脯走着，半高跟皮鞋，踩在泥土路面上，发出咚咚的响声。俏丽、端庄的风姿，扰乱了这男子汉王国的单调和沉闷。

她是从师长周志道的家里出来的。刚才，她陪着师长太太打了几圈麻将。那个四十多岁的小脚女人，在军营里整天闲得无聊。听说她来了，几次派人去叫她来闲聊，打麻将。牌桌上，这女人一会儿对她说：“你家黄营长是个好人，在咱们整编八十三师，是最年轻有为的。”一会儿又说：“师长非常器重黄营长。”对一个即将结婚的少女来说，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未婚夫，本来应该是高兴的，可是她却不愿意听这些，也不愿意回答。心想，还用你说，他不好我还会跑来和他结婚吗？可是，表面上又不得不微笑应酬。最后，她借口要缝被子离开了。此刻，她边走边想着心事。

几天前，她还在上海市体专的校园里。学校已经放暑假，同学们都各自回家了。她没有回湖南老家，因为放假之前她就收到了未婚夫的信，让她在上海等着，将有人来接她。同宿舍一位也没有回家的女同学问她：

“竞愚，你怎么不回湖南？”

“我要到徐州去结婚。”

“哈！要当官太太了。”那位女同学开起了玩笑。

她的脸红了。停一会才说：“结婚后我不打算继续上学了。”

“怎么？还没结婚就想着呆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呀？女人哪女人！”

“不！……”她刚要为自己辩白，可是一想不能解释，便立即又住了口，没有再说下去。

“什么时候走？”女同学问道。

“很快就走。”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她心里本来就急着，女同学的谈话使这种着急更加剧了。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她急匆匆吃过饭，就跳进了宿舍下边的游泳池，一则为了凉快，二则也想借此平静一下被焦急烧灼的心。正当她漫无目的地在水里游动着，那个女同学跑过来喊道：

“颜竞愚，有人找你！”说着做了个鬼脸。

她一听，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未婚夫派人来了，便匆忙爬出游泳池，连衣服也顾不上换，抓起一条大浴巾披在身上，就迎了出去。果然是未婚夫派来

的人：副官安景修，传令班长罗少先。这两个人她都认识。

她将安景修和罗少先领进自己的住室。安景修看看屋里没有其他人，便掏出一封信递了过去。颜竞愚拆开信读了起来：

竞愚：

我已决定要走，你能不能一起走？如果能一起走，就速和安、罗一起到部队来。如果不能一起走，就把带去的钱收下，再将带去的衣服变卖成钱，赶快离开上海，千万千万不要再留在那里了！

黄幼衡（1948年）8月7日

信写得很含糊，很简单，寥寥数语。没有缠绵的情话，没有甜蜜的亲昵，更没有漂亮的词汇。但颜竞愚一看就明白了信上说的全部意思，以及未婚夫的全部炽烈情感。当她轻轻把信纸装进信封后，罗少先又递过来一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两套改过的西服，她听说过这是他父亲给他的。料子比较新，显然穿的次数不多。另外还有一些钱。她把这些东西重新包好，直起身来，抬手拢一拢还湿漉漉的头发，说：

“我去！你们等两天，我准备一下就和你们一起走。”

那是多么紧张的两天的！她出了服装店，再进瓷器店，又进食品店。衣服、被面、蚊帐、茶具、糖果……结婚所需的东两，很快就买齐了。最后，她又买了两盒印好的结婚请柬。结婚嘛，就得象个结婚的样子。她看着这些东西，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一个姑娘家，倒给自己办起了嫁妆！

两天后，她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别上海，经苏州，过南京，穿蚌埠……一路上，列车飞驰，车轮滚滚，她的心哟，充满着幸福、激动和不安。到达这丰县县城后，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松了一点。

八月的午后，太阳象一个巨大的火球，喷洒着炎热的威力，地面如同一块炙热的大铅板，蒸腾着热气，街旁路边的树叶，烤得卷了边。颜竞愚在一蓬小小的树荫下停住脚，躲避开毒热的阳光，边擦汗水边打量起来。

丰县城是江苏省最北部的一座县城。窄窄的街道，铺着高低不平的青石板，两旁的店铺，低矮拥挤，烟熏火燎似的。虽然照常开门，可人们都神色仓皇不安。这里住着国民党整编八十三师的师部和

所属部队，街上走动的大部分是士兵和军官，小小的县城简直成了一座兵营。从这里再往前几十里地，就是解放区。因此，这里又是刀枪对峙的前线。但颜竞愚来后看到的景象并不象前线，士兵们在训练，军官们花天酒地。从表面上看，比徐州平静多了。

那天晚上，她走出徐州火车站，因找不到当晚顺路的军车，就住进了一家旅馆。黑夜，旅馆里却不安静，人来人往，混乱嘈杂。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便衣队员盘查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颜竞愚插上门，和衣躺在床上，透过窗子，看着外面黑黝黝的天空，心绪烦乱，久久不能入眠。当她模模糊糊刚想入睡的时候，外边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她猛地一惊，下床打开了门。几个便衣队员走进屋内，大声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上海。”

“到哪里去？”

“丰县，整编八十三师特务营。”

“干什么去？”

“去结婚。”

“男的是谁？”

“八十三师特务营营长黄幼衡。”

他们把颜竞愚从上到下打量一遍，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出去。接着，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她都是这样回答的，便衣队员们也都相信了。颜竞愚以为没有事了，可以放心睡一会。可是还没等她躺下，又来了几个便衣队员，凶神恶煞地敲开了门。这一次，颜竞愚无论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最后，她拿出了结婚的请柬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不走，并让其中的一个人去打电话给整编八十三师驻徐州留守处，得到证实之后才离去。

便衣队员们走后，颜竞愚真的有些害怕了：妈呀！查得这么严这么紧！尽管连日买东西，坐火车，已经非常劳累，可是她再也没有了睡意，睁着眼等到天亮……

她离开树荫，向前走着。四处射来的目光，如同无数的钢针刺得她浑身不舒服，便加快了脚步，向已经布置好的新房走去。

远远地，那只毛色黑亮的狗向她跑了过来，到了跟前，绕着她不停地摇尾巴。用毛茸茸的身子，蹭着她的腿，伸出热乎乎的舌头，舔她的脚背，怪痒痒的。她知道，未婚夫喜爱狗，总是养一只带在